尤菴集 二十三

書

尤菴先生文集卷六十

書

與李擇之 別紙 癸丑五月

乙巳武定數段見示尤得其詳矣其中閔贊成曾見其立異於兇黨至於謫死意其當初倉卒不能駐脚以致見斥於休庵也今見此錄則不但當初一事而已然亦或如大論時鄭領相大人諸公之爲則亦或有可恕者而其末年所樹立足以相贖也耶栗谷先生嘗言觀人之道唯觀其末終之如何此所當法也愚每嘆讓寧大君其所行極高誠無媿於泰伯而何故末年乃爲魯陵之請耶此則又不免爲杞梓之朽

可惜也爾○老先生簡牘並蒙録示幸幸此於家藏
中雖有顯出者而其全完則未有如此紙者也仍記
昔年侍愼老修整問解也一種論議攻愚伏頗峻其
說景任處必改以鄭字愚以爲未安而不見聽矣今
於此紙亦見以景任見稱可見老先生親之之意矣
因又記尹友無恙時請稱其舅滄浪公以先生愚與
春兄持之甚力尹友亦爭之不已末後乃曰於愚伏
亦稱之以此而今乃靳之於滄浪何耶春兄頗以爲
不安而曰以此不大段事葛藤漸生不若勉從之爲
愈也其事遂至於歸宿矣盖下此二字於愚伏謚狀
者非吾之臆斷盖有所受者而非之者不但尹友一

人而已雖甚悚仄而亦不以爲悔矣未知如何後便示之蕭寺適甚從容故因來示輾轉說及並諒之

又 癸丑八月

才作答號玆又一札自何來傳內間憂虞太半底定矣欣幸何極駙馬之云此非難處之事依古禮一吊則可矣而仍受無實之爵號不亦虛乎此事大抵失於原初矣預賜其封徑先出入於禁密之地其褻甚矣雖士庶不可如是況帝王家乎溫公制昏禮女至壻家卽見舅姑朱子非之盖未成婦則不得爲舅姑也況以臣子未成壻而可徑受封爵出入無防耶此正朱子所謂大本不正事事皆病者也然非外人所

敢知者耳○宋哲宗娶孟后時詔云團練使孟元孫女蓋天子不娶小國而后父在只是小使臣故不稱其父而稱其祖非不欲封在以大號而以其女未成后故也夫婦之際其謹嚴如此而今日則異矣

又 別紙 癸丑八月

今日之來只是召役則往役之義也始擬寫事旣畢則旋出郊外以俟 復土之日而自 寧陵東還也不意遭此狼狽若蒙鐫改之 命則當如始計人之譏議有不足顧不然則只得棲身江寺以爲辛苦兩月鍼氈契活而已今玆大內憂虞誠不可涯涘而
聖躬儲宮旣已移御則憂端少紓如或有進於此者

則當移京城如來示之爲矣至於此地不便之說復亨亦言之矣然此中只如書生讀書山房者然絶無一毫干擾公私之事但有遠近士子時有來見者朝夕相守者惟李季周父子持心經一冊相與講論此正朱子所謂屋下合說底事者雖有譏訕於我何關至於呰毁　新陵之說非徒不出於我口亦不萌於心上者也當初之亟欲奉審者曾在己亥賤臣慣聞此地之吉故極請卜定而被尹判書力詆爲捨棄之一助矣今竟歸宿於此其欲亟見者常情然也旣來見之則雖以凡眼論之其邃密雍容氣像悉如朱子所論故雖不敢騰之頰舌以竊喜慶殆於不能寐矣

令此云云既無聞而傳之者又無上章之事則自歸
虛套矣此則非所慮也惟是旅食數日胃症大發又
寺僧買柴房室無溫此甚難堪生行死歸大非道理
承批之後竊欲一疏陳情泝流東歸以俟啓　陵
之日而復來此則當觀數日後症勢如何而决定耳
惟承　批未易此爲悶欝耳凡百須隨聞指教俾不
迷方如何前還退溪言行依受此外兩件當俟東歸
呈納也方草愼老誌文此盖城堤輩欲於　陵誌燔
了後令里者繼之故如此急急也然里也難獨任須
擇之之爲之周旋也

又　癸丑十二月

一臥兩月生意殆盡此豈偶然災憂而已正此時節
致有大醫之　命則竊恐諸公爲人慮者有未詳也
甚悔當初商量於京醫耳其疏始也傳聞張皇至云
將欲以十二罪論列矣今止於此似去羅鉗而遇湯
網矣或云其阿咸之力未知然否然使彼謝肺腑之
地結鷗鷺之盟吾所以成人之高者大矣眞不虛爲
一行矣惠仲仲秋遇於山寺央知其不爲久長物前
月才與尹掾說及而憂之不數日而訃至慟惜慟惜
○老先生記松江事實一款云山海謂一長者將殺
我云所謂長者指牛溪也所謂殺我云者指牛溪以
爲擬汝立於金堤郡守黃海都事之人不可不論而

擬此兩望者卽山海故山海云然也吉甫在時亟以此爲失實曰二望擬時山海實不在銓牛溪寧有此言而山海亦豈如是哉愚不勝瞿然而無從考實矣偶見人家一文字則一望果是他人所擬而一望則實山海之所爲也年歲既久旣忘其文字所從來而其事實亦不分明此一欵幸考可考處以示之如何

又 甲寅七月

令事亦已晩矣極欲負荆於大閤下石獸前以謝眼不識人之罪奈何奈何自聞有此事卽欲發行如李世直特而衆議皆言莫如靜以俟之故姑此低徊矣今以來示及戶判所示諸論劃卽就道當於陰竹利

川間席藁祗伏矣然行遣之　命已下則此行人必笑之矣聞將有耽羅行男兒壯觀當副蓬矢之義矣陰山大海必入於選行詩也此漢此時將不知落在何地豈望其逢晤也

又　甲寅九月

忍死發行馬載舟卧即者來抵江頭矣所欲言者當俟而時耳所問之人乃黒水也方其人有盛名之日得承先大鑒之教則不以衆人之言爲然且言其徒與其疏章似有欲令　聖躬臨見然後乃出之意定是妄人而爾之遽陞四品之職何歟且當攻渠之非毁朱子令欲令　世子學其學耶前日書盖指此也

又 甲寅十月

淸邑人來傳初十日惠書甚慰懸溯之心所戒括囊時義然矣然事至於此雖欲不如此得乎是猶責跛者曰愼勿妄走耳尉薦一款當初以爲平心看則是平心語不平心看則是不平心語自家只可平其心而已看者之平不平吾何知焉爾矣有一後生問長者一生讀朱子書亦有所學乎答謂無所學只學其戲謔矣今因擇之括囊之戒而復爲一着可乎昔慶元黨禍之發也楊子直戒晦翁以微服過宋事盖欲晦翁之愼默避禍也俄而楊也先被其禍晦翁與人書曰子直以微服事見教渠懸鶉百結而不得免焉

亦可笑也今美叔躄蟄一室已數年其括囊也至矣而先我受禍此何異於楊子直之懸鶉乎如見美叔須以此語之而一笑也

又 甲寅十月

前覆入覽否伊後絶無所聞未知繼郭者何人而郙鄲亦爲善神耶鹿走山林命懸庖廚正爲今日準備也乙癸兩録昨纔卒業今日遇便故附還第朱先生與人書曰黨錮傳何必讀行且親見之愚於此録亦云爾草兄去留何居少輩書頗有云云見畤幸與商量也賤疾久未已若是則季冬路班亦難冒赴然知舊來見者無不敦勉未知雖爲道殭而猶且强作者

是道理耶幸財教之也○夜行人雖朱夫子亦且揮斥更無可言矣只恠嶺南推尊退溪甚至而至於今日亦無顧忌何也退溪論 仁宗王后於 明廟喪初以嫂叔誤定後改以母子而至論服制則曰豈有不止於朞年之理乎此爲今日明證而嶺徒視若唾涕異哉如見嶺人試問之

又 乙卯正月

金吾郎今朝至鎭一行今夕當抵竹山而再明十八當宿平丘此乃金吾郎所排定也曾以告書册矣朱子大全語類家禮韻會此四件書須與光城相議出送于中路至佳至佳

又 乙卯正月

再昨登鐵嶺領略山海昨又並鯨波而行雖子長之遊未必踰此亦是 君恩也但獰風射屋終夜猛吼殊不宜泄痁耳豹裘奉還臥草不成字

又 乙卯二月

緘封石氏書將付章甫生之歸矣忽得陳鳳山所傳前月廿六日惠書知將有越海之行朝夕刀鋸之人不可復得相見矣平生所欲言者將不得傾倒矣惟平生仗忠義今日任風波者聊以奉誦耳石室耽羅録曾見之否須依以爲㨾以備前人之未備者如何別紙或恐終不得相告倉卒録呈自餘只祝利涉鯨

波

又 別紙 乙卯三月

前書別紙幾於紙毛而深藏之矣狗之他事姑置不論其攻朱子久矣而諸公喆不能舍心竊恠之今則可謂 榻前定奪矣和叔書有曰只恨九原不可作其言甚有味矣栗老嘗論學術旣誤則無一事是當於今益驗之矣其所猷爲皆被抑却而恬無引去之意其貪榮冒耻之態亦不可掩矣彼人事何足言哉坡儒事種下種子已久生於今日亦晩矣然出於長城金令之兒則誠是意外矣

又 別紙 乙卯十月

叔父佐郎公爲纘男等所仇爲高山馬丞谿谷以詩送之曰慣別親知作北行送君仍代趙飛卿升沉一任爐錘手草學騎曹傲吏名叔父慈惠清操極爲鄆人所服立石于草原等處在德源時欲加訪問而録作故事未及而來此幸望詢于故老有能言者雖細瑣者亦記示如何如何○少時謁文元老先生于溪上見謂昔年見張維問以汝之儕流中誰是最賢者對以汝叔父曰年歲雖長於小生然不相挾定爲金石交此小生親友中第一也其後因從弟善生相從然後信張維之知人也（叔父於善生丈爲友婿也）○從兄時赫爲圭菴後而鄭守夢是其從母夫廢朝時李完平聞從

兄是爲圭菴後因守夢邀見之因曰汝叔父兼有將才早晩欲薦以爲元帥矣不幸無年可惜可惜○戊戌冬余在藏義洞李靜叔家李季周秉夜衰服來見曰先人嘗謂不肖有豪傑之氣而無豪傑之才者李玉汝也有豪傑之才而無豪傑之氣者某(忘其姓名)也有豪傑之氣而兼有豪傑之才者宋某也不肖常恨不得承拜矣今知公是其從子故敢冒哀來見而仍有疑禮之禀云云一時先輩推許如此而乃爲舌人輩所殞豈不痛哉今欲收拾遺事以爲家乘故有此煩耳

又別紙 丙辰四月

蒼生處書角當依示矣此君不料其堅確如是也聞狗亦動容稱歎云爾○狗初名鎮其改以今名在庚辰辛巳間矣周禮以其字爲日傍雲氣刺日者而今日國言如是或毋乃自然符應耶然有其實迹而人言如此則此理勢之當然矣如或不然則言者歸於誣矣此可懼矣第陳橋之說已發於 榻前又國言之藉藉渠必熟聞而猶不知變則國言之未已者無恠也○尹拯於二月來見留數日而歸尚不無苟且之言然有曰使吾翁在於今日則其絶之也必甚云矣且謂與其妻兄輩相絶愚於其後有書以爲於狗則絶之何其太緩而於炭則何其太急也未知渠以

爲如何也炭其妻家也○龜峯文字尚未及撰出盖曾於
牛溪雜録中多見其不滿處未可以淺見率爾論定
故遲遲耳○季明正平相繼奄忽何慟如之只曾見
正平之胤却可望子孫有如此者死何足恨也景能
之胤於書冊亦漸契磁鐵可喜惟是溪上諸人窮不
能存可念○去夏過貴府時鄉宫諸人致意極厚訖
不能忘也又自衙内欵接出常時主宰則不在矣心
竊異之追後認之則乃忠義家自來也此則不可謂
不係於世類也

又別紙

牧老曾謫清州栗谷先生嘗爲州牧故清人將並享

於冲圭書院而問於同春同春依退溪說迎鳳書院享寒暄李光年事使安栗谷於東邊第一位而以板隔之而安牧隱以下而西矣今老牧老之裔亥與猶龍謀所以改正其移文曰栗谷之於牧隱道德學問前後一揆世代官爵高下自懸栗谷雖曰大賢豈出於牧隱之右乎是必私意橫流是非顛倒而然也若以此移之於朝廷則其不至於以非爲是乎其間隔板必有曲折其主享配享與否問於當時主張者更爲牒報云云盖今之洞文素嘗不平於同春之議今日事未必與亥龍同謀然其州內諸李無遺入院將爲回報之計云此輩所報之意則必有所受將來是非之交亂極

可慮也○愚借人書冊多矣旣揭於壁又標於原書又爲一簿以籍之必無散失之慮而其可信者人猶不信況如此等事乎一緘之難亦已料之矣然所謂文獻甚切於謏聞試爲訪問而終使入手則何幸何幸○某之事言之醜也豈指其淫悖之事耶不料其忘廉喪耻自處於無狀至此之甚也記昔少時談經辨理與之往復是誠何事追思至此誠不覺愧汗沾衣也渠行身旣如此則其他又何足說

又別紙　丙辰六月

牛溪嘗求助於松江而日多則不安以松牛之交契猶且如此昔賢之謹愼可知矣少孫新自季周家歸

誦其言以爲士流敗後皆窮不能自存焉此可以有辭時輩則必不然云矣○朱先生題跋以應副多在慶元戊午己未間是羣小乞斬之時也而直書年月今亦如此無妨而或云退溪則當不爲云亦時義然耶幸商教之○龜峰事嘗見牛溪別稿其中有與松江書云雲長供辭曰臣與李某成某相友學者並稱曰栗谷先生龜峰先生云云其下說話甚多而不能盡記大槩牛溪以畏死而不擇言深病於龜峰也大抵龜峰之純疵人孰不知到今詬詈喜說前輩之短者恐非美事也牛溪所擧供辭稱先生處截去自己別號一款可見其苦之之意矣極令人掩口耳○愼

齋嘗言龜峰欲捨長子就方而以就大爲嗣此等處
是甚疎脫未知其何以然也云

又 丙辰七月

前答幾何日而得徹耶栗老行狀已行勘訂耶更思
之此狀旣是老先生所撰則名以家狀似爲爽實亦
名行狀則疊有二狀古無其例謹考朱門文字有狀
有譜而又有事實又考濂溪脚下則有詩序有誌故
朱先生撰事實以發揮前人之缺少者今依此二例
目以事實如何然則其文體又略有添删處而亦不
大段矣高意如以爲可則須寫舊一通見投也此事
屢以稟於溪上而一向因循至其末年乃以諸稿見

授而此又不卽檢理者欲待蒙識稍開也今則朝夕就木故不得不汲汲耳幸諒之此苦待凉生而略甦然根本已枯外氣不相干也

又 別紙 丙辰八月

文字應副謹聞命矣退老作處有大與朱門不同者豈生在偏邦人心之嶮巇益有以異於中州故耶然聖人有不遯寧固之訓今日之從此老不亦宜乎○楓嶽嶺東優劣嘗笑美公之評矣愚嘗曰兄登覽幾處乎答曰吾不能登覽只從萬瀑洞沿洞而已愚笑曰不登望高毗盧而欲論楓嶽正如不登泰山而論天下之大小也渠曰雖不登覽而大體則可知矣余

曰兄於楓嶽則聞之甚盛以爲廬山鴈蕩皆不能及故見之以爲目不如耳至於嶺東則所聞頗低故所見極新亦可以反三隅矣兄始以希仲爲孝全之子以爲不足與交及其相見接其容貌聽其論議以爲天下眞無此等儔匹矣此正嶺東之說也美公笑曰希仲果如嶺東則豈爲諸公所棄如此哉愚又曰希仲非衆人之嶺東而特兄之嶺東也相與一笑而罷矣今因二處之問漫並及之可一笑也然壬寅遊楓嶽時只録其所歷而不能形容其景致去歲穿過嶺東時亦然盖以吾所見則前人所録皆不足以彷彿故不爲效顰矣去歲被金吾驅脅不暇遊矚只鏡浦

是大賢游賞之所故頗欲細看適値日暮風急驚沙撲面又怱怱經過至今爲恨也

又別紙 丙辰十月

萬曆庚寅九月全羅監司洪汝諄狀啓以鄭介清與逆賊遊山之說播傳道內之故盤問羅州一鄕則座首柳潑鄕校堂長辛彭年等皆報以的實云云臺諫請拿鞫介清供曰臣前爲校正郎廳與逆賊數日同坐而已前後絶無相通之分自 上下介清與逆賊書有曰見道分明當世惟尊兄一人而已 仍傳曰所謂道者何道也前後絶無相通之說無己欺罔乎嚴刑得情遂刑問一次定配北道又 命詞臣將介

清所著排節義論逐条攻辨榜示列邑鄉校以正士
習又文元先生嘗遇介清問曰不曾遊思庵門下乎
答曰吾以其家多有書冊故欲借見而時時往來而
已渠以思庵教育之人附託時論而反覆如是郭詩
著論排斥程夫子其論載於東人抄選又以新及第
入官門過飲暴死載尸還家老先生以此二人事如
是故請毀其祠享全彭齡則雖與於己卯薦目而後
娶同鄉金軸女軸乃貪妻財而淹殺其妻甥者也其
事有不忍言而彭齡又貪其財而娶其女其人可知
故同春於　榻前請去其祠未知張宰於介清事回
啓時能舉詳此事否邯鄲没於墉衕而敢謂全郭爲

先賢先賢之名可謂辱矣

又別紙 丙辰十一月

銅峴子弟稱冤事昨因朴和叔書纔聞之矣第於其傳備書銅峴之說曰與其並送多人毋寧止此二人之爲愈也以故只送二人而多人見免則銅峴之功可謂大矣豈銅峴子弟未見本文故然耶先大監與貞陵書亦自和叔處錄送矣可知此事爲今日一大鬧之材料也曾答南令書意適不平語頗失中未知南令能不怪否伯氏所言此亦固知其失實矣○大抵當時辨得國亡君死之義則豈不是第一義而旣不辨此則將無所不至矣出給三臣豈是可已之事

耶非甲爲之則乙爲之非乙爲之則丙爲之此何可
深罪也其所可論者只在於畫違與抄選之有間而
已今以此事區區辨說者有同殺越人而欲辭竊鉤
之罪耳○其時事崔是主人而昇是和附之論眞的
當語也若使金震標生存而爲學士爲史官則諸議
恐未必反以昇爲主也○朱夫子旣作張魏公行狀
其後有曰當時一用敬夫文字似有悔之之意朱夫
子亦嘗如此則後人之裁處於本狀可謂難矣嘗於
石室穩侍之日猥謂將有筆硯之責而因敎曰執筆
而制没古人之嘉言善行極是不安事然亦不可無
斟酌權衡也雖知此爲至論而自揣力量不足以當

此故從他放過處多矣今日益知先覺之言爲可服
膺也三學士傳其出於備局者泛稱主事主議者其
一人之所主張則單擧其人此立文之體當然也今
崔相子弟以主事主議之說硬曳强引皆歸於其先
而寃訟之此則亦自此不能心服也○陽坡教誘云
云尹氏狀明言之矣尹家子弟亦非目覩則安保其
不失其實也○貂裘之賞雖兼數事而得然適得於
押解吳尹之日故論者以此爲言耶○三臣傳慮其
爽實者有之故欲與尹以健商量已以書招之果能
下來則欲隔籬詳訂俾無遺憾而但渠有偏親未保
其必來也

發文見塞於星曾未聞知但曾聞此人見其姪多用銀器舉先法責之甚切云盖非其姪之倫矣昨者愼外臺來說安東秋丁有兩人發此論一坐皆不應而起云亦未知是否也曾因柳千之一家人聞之則柳云禮說固非而朝廷之待其人不可如此云又云擊去舊人而新人果勝則可也吾未見新人之勝舊者云云或無乃此說行於一府故丁日事如此耶然在閑地如此者多而一入脩門情節便異觀於貴宗及同揆可見矣揆則曾與我所親之人相語云其之禮論雖屈於本朝而當伸於萬世矣及爲好官則乃附子可臣母之論極可笑也○風波之詠曾不出於我口矣日者太白山中人以書來問亦如來示故始聞之矣

昔夏竦欲陷石守道使其婢習守道筆迹使作守道怨謗書以怒君心而至於死後以爲介必詐死至有發冢之命此前後一套也

又 別紙

曾見一書海原兄弟力攻成永同以詆毁松翁成答書稱冤甚至至曰愛其人愛其屋上烏今何不愛先人之子至此耶（大意如此矣）據此則坡門之欲分而貳之者似不然然丁亥年侍坐淸陰於東郊則見謂㞃朝時成過曹次石於（仁弘人）路次稱仁弘爲先生曰何間至京耶有一武人叅見來謂余而唾鄙云云據此則其人之言行又不可信豈有謂仁弘爲先生又冀其

至京而不詆松翁耶凡此皆不可曉者此等說話事
證亦須隨所據示及也○愚之所見非觀時録盖老
先生所述松翁行狀中有牛溪使論擬汝立金堤黃
海都事者其擬之者山海故山海云云有一人記録
中記此一欵而曰山海曾無擬汝立黃都之事據此
則沙溪之失實可知云云此似坡門來歷也今見別
紙殊用洒然
比作三學士傳得考尹學士家狀有曰質館宰臣歸
語所親曰吾在虜時與虜交歡豈本心哉欲爲彌縫
凡百而尹某不識吾心見而責之于彼人稠廣中耻
我以無益之說自觸彼怒可謂不思之甚者云云然

據吳學士家狀則丁丑四月十五日到瀋陽虜置二公於其所謂禮部衙門一小屋鎖直甚嚴十九日早朝龍胡致二公于其所謂戶部其日二公不屈而死若然則尹公於何處見宰臣之與虜交歡而責之耶若曰自禮部徃戶部時事則想其時事殊急遽恐未可有此也此甚可疑○又鄭震伯家狀甚言宰臣之助鄭逆陷鄭而曾見尊表叔金尚書祭鄭文亦分明有彼心金者云云故曾作鄭銘據狀爲說矣昨者得見其時講院日記則此事不甚分明而聞其宰臣子孫稱寃甚深云此二事果然無之而勒加大惡則非但彼人之爲可寃加之者尤極不安耳於此二事詳

加訪問以示之如何如何

又 別紙

大抵今日廢毋餘孽如淸州之羅萬葉級之子萬紀之弟也趙益寬存道之子也文義之河慶一淑一震之子也公州之宋之琦之璉崇祚之子也沃川之朴挺生彤之子而第則其孫也韓世萬兄弟纘男之弟之孫也去年以前則皆四體無骨之人也自去冬以後氣豪意健便作當局者然此甚恠事而時人喜於同聲以爲脣齒之勢腹心之託而不知耻焉甚可笑也○外孫權以疑言 貞陵寀山外有二墳陵夷一墳只有床石一墳只有短表仆地磨滅難讀問之守

戸則以爲　貞陵子孫云所謂子孫爲諱○此欲造數間假家于寓東以禦海風之直射第時議不欲仍置於此則姑欲毋作幸以聞見示之所記愼齋語中有及名公事者家弟小孫等爭請勿録故没之也且所記太略字畫荒亂可改處改而還投則欲換紙以呈矣○嫉惡固正而相時當審曩日錦變卽是前車今何苦復尋其轍耶今之君子驕驕然冀幸有事以乘便正使牢關緘吻猶恐不免況乃挑摘小醜仍媒大禍而自中乎其所願欲忠於智者恐不如是也吉甫每爲時義之說尋常病之今而後乃知此論不可少也當初錦儒謂不赴會愚意以爲自公論言之與

其諸人無故自停不若彌縫之停之爲正也然甚慮
其起鬧與其起鬧無寧無故自停之爲穩也今則錦
儒既改前見殊喜其兩皆無事今聞不惟錦事顧反
廣削多人使齊秦之交益深而禍中之國益多彼雖
可惡相愛之間獨不相念耶然此皆利害之論固不
可齟齬於守正之論然聖人不云乎嫉之已甚則亂
夫豈聖人不計義理而專爲利害之說乎當治而治
者固義也念亂而不治者亦義也如曰義則唯恐服
之不勇矣何可違而之他也大抵人之所見不及則
必過朱夫子論陳荀事是不及也黨錮諸賢是過也
夫子之自處則不擊鼓訟寃然與朋友合說話則說

語之而已未嘗有如今氣象也然鄙生只能言之而自不免爲識者所戒豈敢期諸友之相信乎然自悔無及故願諸友之知戒也此後善策唯速解爲第一也亟圖亟圖○如沃事雖不幸諸人被禍如昔日錦人然亦不失爲爲先賢則自爲士論如錦如懷則言不美而禍則深矣尤豈不可念耶且鄙與草兄已爲彼類吻上物矣濠兄則與宗族鄉人無大段乖隔事矣今乃揷入同其糜爛然則世上可無全人耶可惜可惜

又 別紙 丙辰十二月

朴仲久之子名鐔前日一二相見矣今秋以匹馬來

訪相守旬餘而去矣留時而覵者皆切實其中一欵則曰沙溪大先生子孫某叔重某資稟甚好而不肯入於道德學問胡不曾一言相勉使可惜人物甘於自棄耶聞來極令人慙怍殆於汗流浹背矣吾儕親炙老先生門下而自無一箇半箇見知者則又何敢强喙而勉人耶然其言則極有理故即因便以報於重叔而未見其報矣吾友聞之果以爲如何也此人久相熟眞可畏而益於人者也○石室後人說其大爺極有畫癖亦深知品格故畜之多愚謂伊川不肯觀畫何其所好之異也後見朱先生說則自謂甚愛之至從人借全笥而觀之然則石室大爺之好之也亦

不爲害耶漫此仰稟○聚星簇奉納並有一小簇未
粧者亦出於石室者也幸加邊緣以還之如何比得
神明書欲依例寶藏之如以香板作小櫃下投之則
幸矣別有紙樣耳○三學士傳如見本家人當極與
消詳矣第略有一意思設令金國標有適兄弟子姪
如僉正校理待教諸公則未知諸人敢如此公誦否
亦不自知此意思妄與不妄耳○某人低微老先生
遝奉㫰猥陪先大監同仲文尚書從容於高井而親
聞之物論之如此其姪亦聞之矣鄭相問答說豈鬼
傳神語耶聞其家以爲鄙家欲分謗而出之頗有怨
答之語云極可笑蝌之筐蠶之績豈相關哉且巨浸

滔天雖有一溝之導寧有加損耶雖至愚必不爲此矣

又 別紙 丁巳五月

某事去秋適聞有廷享議固已驚愕俄有人來傳其後承之語頗以三學士傳有脅持之意心甚不平會有名宰數人亦以爲言狷急之性發之太暴其答書遣辭殊失溫和旋覺其然卽請居間人勿傳其書矣其後略聞享議曲折而又知其書之不逢洪喬才以書謝其前日暴發之過矣盖於本原上無涵養之功故遇有激觸必致如此其顚沛至此也宜哉其傳文曾逢某君改其可改處而其堅執不許者則不敢動

彼憾雖深亦没奈何矣○淸陰年譜當初只據其家乘而編次矣今玆册子所録不見於家乘豈其諸孫未及聞知而然耶此老在世時承誨甚久說盡今昔事而曾無片辭及此可見大君子胸中無所滞芥也如此然事實之不可掩者如此則似當追補而今日事機如此且與其諸孫無徃復之路可恨可恨只當修成別条以付孫兒使其日後看如何耳○從伊川法門之諭誠至論也然二先生氣象自是不同看伊川不肯看畫及朱先生時有戲謔之語可見矣竊意伊川此事不獨在於愛惜分陰也未知如何○穀城子後身其情狀詳記於江西君未達疏本矣所需其

書藏在深處日後當令孫兒覓呈矣然不待今日而知其爲人矣昔時渠與春孫並臥以其手加於炳胸引炳手加於其胸曰願永以爲好也如使解事者觀之此時已知其爲不吉矣拍肩執袂猶且不可況忍爲此態耶以某謂程朱道學韓馬文章者則又有甚於此者矣愚則未嘗聞之而乙卯始見於某人文字使人背汗浹衣數日而不止也然此渠輩之常態何足獨罪渠也曾見鵝孫聖王三代輔之詩乎有人譏伸春文字於某宰某宰誦此詩曰必以此上徹然後其肝肺自露矣此誠好語也此外表表者退老之傍孫及同福之壽聞春喪而抵書山中極致敬重之意

今乃如此此外少者之改頭換面何足恠乎記昔朱子之遺禍也有張姓人上書外爲直言而中實刪去又以未刪之本示人其人以示沈繼祖沈即是乞斬朱子者也張遂得罪死於道路在彼時猶尚如此況乎四五百年之後乎然彼時則侂胄爲領袖故張乃得罪今日則皆是同浴之人矣亦將有愧於彼時矣○時論兩端不過兩言而決何至今寂寥耶若從第一科則歸謁　聖祖於地中實符所願若從其次則駕風衝海亦一快事也此無乃實無定力而爲客氣所使而然耶抑無可奈何而外爲大言耶必有知者知之矣○象村不及月沙之說反復思之實不記曾

出於我口也言者發於心者無此心而有此言實無其理也抑有一事昔年撰谿谷墓碑有申象村欽李月沙云云之語其或名或不名者非有抑揚之意蓋月沙則其上已名之故不再擧無乃申氏子孫見此文字不詳其所以而爲言耶

又 別紙 丁巳七月

朱先生於黨禍後凡人家文字一切謝却其於所親則至欲託以前日所爲而又以爲不誠而不可爲也乃曰不若且少忍之然亦時有應副者以年月可考者言之乞斬之章發於慶元丙辰而陳康夫之銘乃作於戊午十月豈以其情義深厚故雖死生在前而

不忍不作耶至於題跋則又多矣而己未三月初八日一日所書至於六度豈自料易簀之期不遠故不欲孤人之懇而然耶先生所處前後不同有所不敢知耳○所諭韓信齋後人其意有在者未能曉解豈懼其得罪時輩耶吾外家近代則未考其爲信齋之裔惟慈親高祖母是大司成申自繩之女故慈親之祖與栗老母夫人爲中表親也或申氏於信齋爲外生耶後便示之○龜峰詩評乃許篈所爲也每對此不能無羣沙穢珠之歎也○此輩所爲與古昔有同者有甚者其巧相同者蔡嶷始以陳了翁爲同於陸宣公狄梁公韓文公其後嶷附蔡京等而恐前言之

漏欲殺了翁以滅口脅贊京等無所不至今日嘗以無狀矣以爲韓馬文章程朱道學者其欲殺我何惟耶鑴也其甚者歟

又 丁巳七月

續拜惠書誠如朝暮遇者前覆想已登徹矣大抵記事之有異同古亦難免況大體既同則其小節之異者論之亦可不論亦可矣最是牧隱事大體相乖至此此非小事也將如之何此外所欲稟訂者甚多而京書之作實有所嫌故舉筆還止者屢矣不知時勢何如而如此耳

又 丁巳十月

因人聞伯氏所遭絕悶日夜懸念今承八月一日書始審其不虛矣今日大運如許寧望一箇半箇安寧也區區縷命久懸庖廚不待時論之急而知死處矣書札事當時依倣朱先生與時宰語責金相以不能入告之過矣適聞某人因鄙宗異趣者而購得云似是如此然時議方治以逆律此書如以本色而現出則必不至加以逆律矣第以其購得之心觀之則夏竦婢子之事未保其必無然以挺以刃其死何殊今日事儘皆悠悠耳○光城書還納此台似不免有顏情之拘道理豈宜如是幸以原草極與消商而示之也清陰文正公嘗曰簡易於人家文字一字不肯改

不得已而改之則以爲大感吾則不然云云愚嘗以
是爲法曰此老眞有得於晦翁愈改愈好之語矣丫
書見之爲喜悲撓不暇謝亦竢後便

又 別紙 戊午六月

圍城請對之說可付一笑其時 仁廟教曰今之爲
清論者其心實恐和事之不成而外爲大言以爲後
日地 聖教旣如此雖欲請對何可得也大槩伊時
自 上不能辦國亡君死之正則其勢將無所不至
矣此絕異於汪黃秦檜之時矣但某相乘時欲逞私
憾則其罪甚大鄙意每如此稱停矣然當朝夕存亡
之際以一介書生直入於君父之前請斬主事之人

可謂壯矣實欲掠取此名而奈無其實何極可笑之
虎目見之說尤極無狀也宜其請罪淸陰大爺也

又別紙 戊午十月

思庵文字事體甚大誠難下筆然敢不策駑以副日
者見問同祿之傳謂是今年事故報以無是矣旣而
思之乙丁兩年再遭此患其一則發於寢房幸而得
滅豈因此而傳者趲郍耶○思庵譜乍看庚子中進
士時未娶云癸丑正月女生後歸李希榦云而中間
無娶妻之文須攷而補之如何

又 戊午十一月

久阻戀深李相文字始欲述行狀其孤必以顯刻爲

懇故不得已強副然入刻則須有待也想有好商量
矣圭祖遺跡以其兄弟宗嗣之亡屢徵終不得方此
旁求於文獻之家而難保其入手極以爲歎仍思先
大爺收拾峒隱公文字累誠不肖也𡟯死𡟯死李相
文字呻吟之暇僅得草定其疵纇處痛加斤正幸甚
比來人心騷屑特甚文元老先生嘗詣坡山勉以先
生名位不早似不可臨亂堅臥坡翁終不聽今日諸
賢之義未知誰從如我則只有死於棘籬中而已偶
見李公愼儀說則欲與主守從事主守何敢擅出罪
人耶且亂生而猶不釋則是君父欲其死也君父欲
其死而逃死則正朱子所謂不受君命是不受天命

者也如何如何

又 別紙

守夢嘗訪北渚以水筆寫撥亂反正四字於樓板上有若習字者然守夢取其筆書只恨入林不深六字北渚知其意一向相外及光海將遷別都也守夢言於諸公曰所嘗臣事盡爲哭送於路左左右相視嘿然守夢馳往則行已遠矣遂涕泣而返自是大爲延平所怒爾後云云諸事不獨李家奴婢事也

又 別紙 己未正月

龜峰文字已與景能商量矣其墓表問於李主簿堅則答以老先生及鄭守夢主葬之事此地老人猶有

及見者矣今只有床石石人而碣則自江華造刻載
船船敗未到云此則老人之所傳也又云墳形馬鬣
而高大且固少不傾頹此則似是李君之所親見者
也鄙意以爲龜峰門人之子孫諸弟子合力備一笏
石面題之餘排刻鄙作文字似好未知誰能主張者
不無其人而難與言浩歎而已思庵文字因景能行
係教奉還○見惡人無咎羲經有此辭矣然此則當
事之人不欲使小人盡仇其身而得以濟事功也朱
子嘗稱劉子駒見元豐家子孫則避之令其身爲凶
人尤異於子孫而伯氏又非當事而欲濟事功者當
日奉告之義未知如何丙辰渼謫身出於凶墉而墉之身欲殺我實由於某年受

刑之怨次骨而然也今振爲其腹心而肆毒至此則今日爲魯伯計者雖效子駒可也○弦黃爲楚所滅君子謂恃中國不附楚竟爲楚所滅而中國不能救是中國有罪也沃之諸人如或不懲其前則無使再爲弦黃未知如何○圭祖遺文極力搜訪而竟無得焉盖其嗣孫無在者而然也曾見手書一絶句在林川閔尚書家昨者求之於其孽孫則答謂其嫡孫婦深藏不出云其嫡婦卽李正宇彦綱之姑也若從李請其録出則似甚便順而與李無分左右或有周旋之路耶李叅判與人問答之意正如來示然事定之後朝廷若治以擅出之罪則將如何鄙意則以爲守君命死於所置之地可也

又 己未二月

君平行有書景能則否盖聞其周繞人事也不料君
平之反成差池也玆承前月十七日下狀並別紙欣
荷不能已此中寢食幾於俱廢盖老病之常例而亦
復有所以盖 孝宗大王每以明天理正人心爲言
其所擧措亦無非此事今歲月幾何而禽犢之輩操
持三事爲官者甘爲下風爲士者推作恩門我 聖
祖所建之極絶滅無餘矣昔朱先生宿上藍寺聞時
君奴詬大臣豕叱庶僚驚嘆不寐夜漏未盡亟作書
於知舊矣今日事視當時何如而可使人不病欲死
哉屈左徒欲長年以見時人之出場者是何心哉此

事無可告語今因來書有憂虞之諭敢肆筆及之覽後卽火

又 己未四月

去夜過去舟子暗投一封書始謂不是魚鴈必是鬼神所輸亟披裏面則初六日所遣也慰瀉之餘又感警誨之深至今日固無畏威怖死之心然此未必得力於學問也淸陰赴瀋時人有謂其安閑淸陰笑曰此正如堅牢縛人使不得動而杖之曰此漢善喫杖今日賤事正亦如是矣唯是旣錮轗門又渡滄海而栫棘又極嚴密世間紛囂一毫不到矣正以此靜便時節讀書觀理存心省慾則庶窺一斑於未死之前

而只是時論益急頭粘頸上恐無此日也然今玆相
勗之勤至此敢不勉力以副盛意於萬一也耶所欲
請教者甚多而病未能一一脫或後命緩至則庶卒
此意耳

別紙

龜峰詩評常以爲舒也果是鈣則去之似可○冲庵
云云此丙申追享栗谷於淸院時事也其時愚方守
制不得與聞而猶得追後聞之則同春令懷鄕之徃
與其議者於祠宇近東壁處以板截作一小間如龕
室摖安栗谷位板自牧隱以下則於其下以次奉安
如前而西溪李公則以配位坐於東壁下可也云盖

星州書院並享寒暄及諸鄉賢而問於退溪則退溪
所答如此故同春亦以此指揮矣後數日冲庵之後
巽賢爲見我於廬次大言冲圭兩先生不可與李德
胤同享一祠願同往淸院奉出兩位版云余答以此
等事當一付之公議非子孫所可干涉且吾方在喪
中尤不當與於此事俄聞苐今以牧隱屈於栗谷大
不樂至不尋院云云矣乙卯丙辰間李猶龍爲都事
行關本州侵辱栗谷而又有配食何人等語似是牧
冲兩裔之所囑也今玆所諭無乃因此而誤傳耶昔
年追享靜退兩先生於黃山也只安靜退於栗牛之
上栗牛以下則只依其舊其時尹君拯來與祭其祭

文郎其所製矣乙卯歲坡山諸人以換易栗牛位次詬我不少今同春之謗同一套也○月沙勝玄翁我元無此心雖欲爲此言得乎但愚平生不喜明文玄翁專主明作而月沙則不主故常以爲論其文則月沙似勝云而亦病和叔之文體亦有來歷也無乃因此而誤傳耶嘗見老先生與玄翁書以涪翁髭髮責玄翁之憔悴試觀此期待之重則其爲人可想矣○沃人之不懲前轍無乃有恃而然耶若前轍之覆由曲逕而致之則懲之不亦宜乎若由正道而有不免焉則懲之者誤也司馬公論東漢諸人古今以爲美談而程朱之論則絶不然程子則以爲皆大賢資質

朱先生嘗到豫章東湖上想像陳仲舉徐孺子而又嘗曰若使其爲之當有甚於范滂陽球又以爲黨錮諸賢趍死不避是光武明章之烈云云今日此等事雖或過中而絶不可摧折也

又別紙 己未九月

三君入黨籍俊及便有光矣自聞羣賢過嶺每誦朱先生老年光華奸黨籍及朴思庵何乃光華萃一身之句未嘗不撫躬而自詑也然此生不可得與相聞則人情能不悒悒于萬意外忽自兒子傳到到配後下狀如得天外消息喜慰何可量也且筆畫辭氣少無絲毫幾微盎有以見其所養之深尤不勝敬嘆耳

仲夏家弟輩來相守六月旋歸其時未有聞焉故付答書使呈案右其書頗有所報惟界紙朴千英答以不見豈左右送於李統而統也㤠㤠不肯授千英而然耶聞其時李統恐千英之或通此處日再點考其所帶云豈肯以其紙與之而使傳於我耶紙旣不來則字數及體之大小皆不能知故未得副教矣家弟所受傳致未易或令景能討呈耶合啓戊人尚在寧有停止之理耶或云欲停之際濟牧之狀忽然激之一似雲路之爲故時輩怒甚以必得爲期云愚於知舊有何故而每有所餉耶實可笑也

又 別紙 己未十二月

澤堂說以爲栗谷先生有靜菴之資退溪之學而兼有經濟之才又以文元老先生爲傳栗谷之學前後門人之稱揚無有及此者故每謂此老所見有非俗人所及也未知左右以爲如何

又 別紙 己未十二月

秋浦文字君美之言今何忍孤也其時君美以爲此事尹丈責不肯之稽緩而督之者云今日子仁想亦知其先志如此而年譜之役終不得辭矣年譜若來則卽當泚筆而只不可期者草露人生也其癸丑事實謹受而略閱之前聞果虛矣但未知此老與守夢同在度支的在何年也因便見示幸甚

又庚申六月

續承崇帖慰荷何極此縲𦵏全釋歸上父母丘壠感激 洪恩日夜飮泣只中間一節大有不安於心反復思惟殆於發疾也諸公多致問書竊以爲此時何必如此今亦不能免隨衆雖知情不能自已而恐亦非量宜之義也只傳書者徵答甚力故略此不悉

別紙

論鄙罪者誤禮之外遂執朝權實一大題目幸因聖上至仁有此生還矣今見別紙乃欲復以遂執朝權之罪歸之於此漢耶讀未終行不覺膽寒而身粟也彼李令升沉何與於我而乃如是相質耶以令監

相愛之切相知之深而猶尚如此則此漢尚復何望
且明儕邂逅亨逼也非至無道者喜之者常情也顧
我於李令何故而有他也且來教以爲門下論議尚
峻此則尤使人愧汗沾衣也顧吾平生寧有所謂門
下者也若指村童之學天皇者而謂之門下則此輩
何能知銓曹之用舍也縱或有指東爲西者其言亦
何足爲有無也大抵嘵嘵之談六七年間不勝其煩
惟執事者終無一言及此常以爲人之簡靜當如此
也不料今日乃失所圖也此事顚末欲言則言之長
也萬一不死而有會面之日則或可以一二而非所
敢期也且執事平生言必平穩的當不肖者每欲其

師法而不能也今來示旣以爲君子則其上又何必
引邪七以駭人目也此恐辭氣之間抑揚太過者也
未知因何而如此也妄有所疑不敢容嘿還增悚仄
○示諭欲救宗黨云云果有苗脉矣此身於此等事
亦不欲相涉而於此實有所不忍者故父子協力周
旋庶幾得力而少輩激發終墮深井可見此時事甚
難也然則來諭所謂尙峻云云果或有之則其以此
漢之力而止之耶其峻在彼其咎在此則不亦寃乎
此等曲折切願深諒也○最是李兄與仲羽書謂吾
徒至欲並奪 仁祖大王之適統不覺渾身俱靑然
此書仲羽於其省兄行面示之且傳所聞於 昌陵

之說話矣不料家弟僞作之說行於中間謂是孟浪
也今聞兎山疏乃有請治僞作之說云云驚懼益甚
矣不料吾家昔常凜慄今亦怖悸也○聖教有自新
之語而賤臣自料愚迷昏惑不能自振以副 聖主
指導之意且念兎山疏意有不能盡同於賤意者而
均蒙 赦宥義不敢安故始欲效芝翁事呈文於都
堂矣領右皆以爲不可則欝抑而已奈何奈何

又 庚申十一月

書至慰荷今日事不可謂執事不當執其咎而聞又
有袖中所銜當初深望結者解之而今反固之終使
不解耶數日來獲見諸公書不免費盡多少肝膈初

若非西監一事可以依倣則只當堅臥水石間涪翁其欺我哉當初小紙所記爲少輩書問者而形諸紙上其後又因執事顧聞曲折顛末頗詳似是梛世哲時也其主意盖謂鄭相力主時制也不知其胤何所病而攻斥之深也彼此文字及執事衛袖謄本終欲得見之耳

又庚申十一月

能歸纔有所付史官來傳下狀深慰戀思某事近得諸書無不憂虞若因鄙行而消融則顧何惜出脚方戒行裝數日來當入城矣第自顧踽踽之狀必見笑於高臥之人也膰肉一句己亥以汝河之疏經出都

門因欲南歸則搢紳間傳此好語竊瞷語脉韻氣則
非先大爺不能也非久當對討然若聞峻論果發則
當攻轍南歸眞成膰肉矣好笑好笑

又 壬戌十二月

久不嗣音戀想徒勤承此問書並有佳味之惠良以
爲荷也此不忍遠去 王室低徊上游情實慼矣然
孰知此心之所存哉今日事不翅竈突炎上而諸公
美衣華屋尊享太平之娛樂獨使我 聖上憂惱社
稷亦獨何心哉中夜以思但有欝塞而已然勿以語
人也必以爲喪心失性漢也

又 癸亥五月

舟泊江岸方在去留間忽拜此書曷任慰瀉日與守令相守惶恐之中還爲幸會矣帖跋倉卒草呈其後跋所叙想以得所未聞爲幸矣賢閤墓文試以状草投示如何所諭紛紛之說所親之相言者不翅多矣此蓋吏胥與慫而其所締結者助之又士夫之陰爲自全之計者以此漢爲奇貨此古今一轍無足怪者以吏胥爲掀天動地而不敢下手者實故家大族之遺戒而此愚不曉事自取困辱當誰咎哉又不能以圭玷戒誨子孫次孫妄以范忠宣譏揣時輩以惹衆怒雖責而歸之鄉里而亦無益也最是救光一事爲今日千仞坑塹之落愚笑謂設使光眞有大罪而愚

倡言救之曰旣有兄弟之義則亦何足爲大罪哉奪宗大事也而伊川門人尚且爲端彥扶護然晦翁論其事曰不知是何如而已則今日之詬我者未知其如何也今日凡百只可付之一笑而爲世道不能無慨然也

又

患難之來不爲慼悶傷和則必變節求免者多矣得見來書則泰然無二者之意可見平生之素定矣其爲敬服可勝云喩惟一事有可笑者常謂令有妻之兄弟也妹壻也姻家也又令常扶護宣卜也故常誦己卯諸賢語以爲次野則免也今不得免何也然其

怒目切齒詬詈叱辱不至如老夫之甚此可謂免也
否乎然死生禍福自有命之者豈人事之所能與乎
竊恐今事未必不爲玉成之資正以此閑時尋理溪
上緖餘讀書以長知識操存以培根本則天畀之重
當不負矣朴生鐔嘗言李某金某正是學問之資而
不肯爲是可惜云爾

又

比來風日不佳未委起處安否今玆高靈金秀才是
洛估畢齋奉祀之孫觀其世藏文字多有不可知者
故指送座下幸開示端倪以破疑惑如何

尤菴先生文集卷六十一

書

與金永叔 萬基 丙申十二月

時烈稽顙再拜言尊叔父竟不起疾摧痛之私曷有其極竊惟親懿之慟有不可言者奈何奈何今日何處得來細念疇昔不覺涕淚沾枕然自覺難久眞是悲不幾時也今日曉夢握手殷勤見其上唇已非平常終始以落字爲悲此未知爲何等語也豈殂落之落乎痛哉痛哉尚復何言今廿日始得至月十六日書極以老先生謚典爲念狀文必欲凶愍爲之此則似不必然也恨未及商量也又謂元敬純三字恰好

且須得道德博聞可以少異於近日循例之文云云今則已矣誰爲周旋左右官䡖輩後然見孚於人則審矣容有以致力而得力者矣否乎無緣面訴只增哀隕

又

昨來贊善兄投示諡狀草病中未能細閱大槩善作也第末段稱侍郎宋公時烈爲之狀云云此似未安盖以賤微不敢與諸大官並稱公且在門人之後尤不當稱公欲改云門人宋某爲之狀云云似得矣但若此則張鄭兩公似不爲門人門人字並着於其上如何其時病且忙未及請改於贊善兄尊須亟往禮

判宅攷於淨本至仰

又

昨書謹悉避辭中待毋與兄之說終無證驗彼必不服如何此等處正宜斟酌也非爲李游說事理當如此耳瀓潚事諸公之議與鄙意不同雖如市南尚有依違意思欲令我毋或徑先立幟此意如何然 聖上旣發端而便被諸臣沮泥恐遂因循故昨者冒請其說則 聖教以爲本欲相問而處之賤臣因及昭顯女壻亦無封爵之說則教謂豈但女壻又有一子云云 聖意則至矣盡矣近日朝議甚可惜左右須於此細加商審也然只如此因無事在則亦不須紛

紜只可默識之而已如何如何

又

今日當避耶措辭終不改否此事固料其紛紛而至於移之於我以爲左右承命而爲之則曾是千萬意慮之外第未知左右語人者或有一毫如此語勢則雖實不然吾何忍分疎置左右於難說之地乎當爲左右受垢矣若無其實則吾二人當笑而受之如茶飯矣今日道理如斯而已然只願避辭十分商量毋使見著駭然如何屢爲此說而無見從意未知迂台之意如是否凡事太快則必有後悔不見錫令懷嫌之語乎都憲書送之覽後還之無中果做如許說話

則今日事可謂難矣

又

才已伻書來書先至慰寫如何試觀彼輩氣象終是挾之以俠氣有死黨之意故盛疏之入意其必有對擧者果有完山之疏此則臆而幸中者此後將如何雖不免更陳前事亦須十分商量可也盖觀彼輩之意全欲放濶其事以爲自大之體鄙意切欲其無較使彼無事可因則雖欲放濶而不可得也此甚無謀正中其計而使之甚大實可恨耳浩歎奈何然若此不已則雖欲不出何可得也靜以俟之可也此時則此漢亦將相看狼狽矣然則左右之出也亦難免過

嶺渉海矣思之作惡耳

又

今朝得見完疏其辭頗緊不料其如此然 聖批循例寂寥則 聖意可知今日 召對以𨃚疏將陳劄子故已以病言送矣同室之捄亦可乘便爲之豈可效一番人之逐鹿而不見山乎尤而效之無有不敗者也餘俟面一

又

不見已久戀菀可言新除將如何去就因完疏若有避嫌之事則漸至引伸觸長之域而正中一番人之術故正不欲其如此也第未知事體如何須量示之

又

見書知有所苦深慮深慮左右方在 侍從而爲人所攻其陳疏乞免自是例事而試看一番人氣色則其人所親將次第陳辨如此則不勝其應而且甚疲勞故昨日語正平以爲勢當陳疏而終不若不爲之爲愈矣今見所示則迂台之說甚好姑爲呈病後日復入兩司一番避嫌似好矣昨日李令疏專爲此事而 聖批絶不擧論則殊爲無聊矣 榻前之更不提起必以此也 聖上之不以下問意亦有在矣早晩 淸問倘下則勢當有白白皂皂之論然似無問及之擧矣李疏不入訟端必知其末稍難處而去

之矣亦豈聞隷丈之言歟方在曹坐不能一一

又

郎奉來書深慰病懷賤疾一向沉痼悶悶傳譜時未知何郎進去也不侈不樂曾以奉告于南原未知果能商稟于林川否也須更以報于濟鄭之行如何草兄若果幡然則幸矣頃者完令來見縷縷之語只是欲令僕數數往見相位之意耳橋邊事此後絶勿芥滞則豈非大幸也曾見其書則以爲林川全不知其罷黜監司封庫然後始蒼黃而歸此在京諸人之責也云云心竊恠之昨見濟鄭始知其不虛極可歎也此後凡百審愼毋招人議如何如何

又

縷縷之示深慰鄙懷此數日前患疝癨尚未良已苦苦奈何唯是左右不與完令相較深以爲喜市南昨報此令有縷縷語云而未聞其所語早晩當聞之耳市疏果是徑出盖此友與僕略有所議乍及於左台左台遽發於　榻前遂至於不可縮初非始慮所至也然其主意則以爲朝廷於荒政既至誠措置則良丁之久在塗炭者尤不可不汲汲拯濟故其疏上半則全說蠲減丁役事其末端乃說收布於倖民以爲對補之計而又慮倖民猝然驚駭故欲始自朝紳以倡之而已而此是目前一時救急之計非長久堅守

之意也不料事未行而謗已騰使任事者徑先沮敗事雖輕發世亦難行矣然朝議旣皆相左只成空言恐非關於去就之機也

又

侍奉如何小報呈病意將如何今日此弊已成沉痼無關去就徒爾紛紛恐似未安幸須速出如何今日世道非他家事好亦吾們好不好亦吾們不好此意幸默諒也今早都憲來訪亦願其毋然耳

又

去風憲入論思未知新有裨益否時事至此唯願益悤忠慮以爲畢義之地如何內司橫濩如何收殺雖

已他遷亦須理會也捕蟹投水諺之所笑也

又

久不相見戀溯如何此自昨有項腫之候深慮深慮前所推捉內司下人曹漢尚今在逃耶寔吏尤可惡也今日兩司稍有生意而玉堂太寥寥須構一劄以進如何今日事豈可專責 上躬而士夫貪黷之風全不云云也須痛陳其弊而終以立 聖躬於淸明純一之地一洗舊染爲說則於事爲着實而亦得論事之體矣

又

今日事只有痛哭而已自量一身爻象亦難久視矣

奈何奈何迂相事試及於他人則只以睢盱見對只
武仲所答如此如何如何草洞乃歸咎於此物此物
果有輕重於此時耶劄草正得論思之體數處略改
以送耳只以罪之輕重爲先後而已而打成一劄似
得武書覽後還送

又

變異尚爾憂慮何極疾病如許形骸可量之何只自
幽吟他未暇及耳今將再疏而意思闌跚執管還止
然差晚當呈耳申之獨死可憐諸醫終得全活則申
之絞猶爲重律此等處論亦可不論亦可但從儕議
如何北疏非久改本當來未知添減又如何也然兩

司或有發論者大致紛紛則豈不重傷事體耶

又

來坐山裏宜有靜趣而以妄言之故覩人對疏有若響報者心境忙迫實無出郭意思可歎可笑來書縷縷良荷眷意 山陵果能移卜其幸可言然亦非人力所及只合靜俟耳只是 君道日九而諂風已成水原之民涕泣失所而敢以感悅 上聞又以 慈旨不可違之說公論於朝端不知 祖宗何須於此輩而忍爲此喪邦之言耶鄙劄誠出於不獲已只是愛者愛看不愛者不愛看愛看者能幾人哉早晩一來可抒此臆耳

又

戀思日積逺荷垂䖏慰心不淺苧洞遽作西州門老懷益不能自聊緬憶疇昔不禁涕泗耳　先王一朞漸迫未死孤臣只增隕慟彼時極欲赴班少洩盤積之哀兼哭迋相而歸而歸路良艱以是不敢斷决矣草兒既入爲時何幸第渠狼狽之慮不勝切切世路紛紛人正是蔘虫今日血誠相念如迋相何可復見哉貞瑩之災亦甚駭痛第聞新瘡已生燼痕漸無庶幾少紓孝思耳此所患別無痛楚處而只是終日無食念雖連日不食未覺其飢想是枵然如空心之木矣從此溘然則亦好矣

又 庚子七月

前後書良慰戀思此病思無聊又遣兒子還洛愈覺作惡耳比見朝報憂慮何極是盖大臣無自重者故奴視冢叱至此不可專咎 聖躬不勝慨然即因辭疏敢布犬馬之誠未知於語默之義何如也黃事鄙意非以爲美也程子有情厚不敢疑之訓自其髫年相視之人一朝謝絶有所不忍故屢以赤心諄諄而渠不艴然聽從此則此不足見信於人而然自愧而已唯是草兒兄弟以不甚攻黃刺之渠輩則又移草怒於我辭說頗煩苦哉苦哉然謂渠眞有陷我之意則亦甚過當幸須稱停其論如何如何疏至必有論

議幸示之

又 庚子四月

先王一期漸迫方深哽愴忽以近日事春兄竟亦去
國仰惟 聖懷益復涕泣究厥所由實以此漢之妄
言悔不可追至於枝間生節復致拖長景象則眞是
意慮之所不到咄咄奈何然在我則言之甚難只合
閉口而已然攻斥之論或出於君則收司之律必有
所及之地甚以爲懼此意諒之否正此紛紛之日唯
望秉心平允勿激勿隨內省不疚如何如何帶方兄
其厄亦可惟也見時極戒以切勿分疎則頗以爲然
未知相信否尼西抵書於我令我戒丫勿復爲自明

之言此誠至論也昨夕聞春兒下來終夜無寐又值
史官行病憊倍劇不能一一

又

書來備悉多少意慰寫無已此復蒙　勤諭益切惶
恐唯是春兒有行意此則甚幸倉卒無容受之量甚
可歎君若因此出來何幸何幸乘時力圖之可也驪
也此後則正不須置齒牙間也黃生極可憐然熟處
難忘自然之勢也在遠無救援之路只自傷歎渠若
下來則善矣

又辛丑十二月

前後書長弟來到甚慰戀思此歸自脩葬即患癰疽

旣又以家內染癘避寓公州儒城地塊坐孤村無可
與語只有一箱殘書相隨爲伴耳時事本非在野所
知然以晦翁憂樂之義言之則區區犬馬之心亦豈
能恝然耶最是 聖體靡寧法筵久廢十寒之憂已
不勝多矣以故君子無所恃小人無所畏將不知
國事之所稅一念及此心膽若墮念君官雖不高實
有擧措之操所關甚不輕如不得如己所見則當力
辭不居無徒作軒下駒可也比來鄕曲之橫決益甚
實係運氣末如之何惟思歛縮隱默以畢餘生而已
最是老先生遺藁與草兒修整初頭儘有極商量處
此事誠不可草率又不可因循而各緣事故卒業未

易期不勝憂慮之至

又 壬寅十二月

兒子褫遞來書慰甚但所付李顯者再見渠書尚不到來且不言及想必有商量而終不得見則非惟可恨亦慮浮沉而落於他眼也此逐粮此來粮且盡今將夊歸矣飄轉如此身世可憐比聞某人親事頗有人言信然則駭甚矣須深鑒於此一家如或有此等論議切勿放過守禮猶恐不嚴至祝至祝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者極可銘骨也

又 癸卯正月

適聞姪兒年壯者在靈山發痘垂死心極煎撓雖遞

此兄未能說話可恨此兄之出爲時則不無可喜而爲私則其憂可量耶所恃者惟君而已凡百晝夜思度勿使狼狽至祝至祝凡干文字勿嫌於刪潤或全爲代述如伊川之於彭富可也○自蒙庚子 嚴截之批不勝惶恐絕口不欲言時事昨於某兄說辭職之意則某兄願與聯名仍陳所懷其誠殊懇懇也遂破前戒而爲之未知時議以爲如何於君意如何密示之

又癸卯四月

前書久未報非不欲報實難於爲言也去年柳川日吾以其人之疏將爲而不爲則或是自悟其非而止

也若是而攻之不已則非許人自新之路也高明見
謂其人本色元不合選用此則似得於家庭者故吾
不敢復言矣今玆之問以疏事則吾答已盡以本色
則他說難以易乎家庭之所得者以此越趄至今不
能答也然論人不厭寬恕草論從之不亦可乎第尊
季父之論極峻似將翺上一層此一層上時高明恐
不能爲力事事極可慮也惟務從和平俾不至魚爛
幸甚幸甚聞有洪疏似當自劾而不敢遽入文字須
量其可入之時而示之○大抵公之論議峻處大峻
寬處大寬如此則人心不厭矣　宣祖大王嘗教備
局曰我國去一私字則秀吉之頭可致闕下此誠至

論也

又 丙午四月

再書一時併至慰慰昨暮自懷走報老姊病急今此亟歸所諭之意罔知攸報矣大槩諸公皆赴之後則吾亦可以觀勢隨後矣吾寧以今日罪悶而先之耶千萬不然早晚進往則當用留疏之示矣姊藥可因都令得之耶試圖之倩巡令送付懷鄉至望　首揆於史官再來略有書吾亦略略報去只謝以爲靡君相之恩則無今日云矣即聞京中謗言大行以爲吾作書領台推委議禮之事極駭極駭在此尚如此况出脚則當如何試因運令問其有苗脉否也家弟

監察處欲報姊病使告於姊子此書幸付撥便如何
左揆欲俟諸事都淨後答書耳敻卿答書傳之

又 丙午十月

門外喪尚未奉慰承此先及媿汗媿汗此久處山居
略歸鄉里今復東去蓋以餘日無多坐在通衢衰冗
而已則終無讀書時節故爲此就靜計計非不善而
只庚癸極難吾則雖老橡實菜根無不堪者而其餘
則甚不能安是爲難耳小學諺解雖以輯說訂之逕
庭處尚多況於輯註則眞如郢書燕說矣今日國中
專尚輯註而諺解仍舊左揆之言甚是甚是矣曾聞
左揆欲令吾輩主管此事此非討論義理之比只因

先儒已成註解而釋以俚語而已似無固辭之義矣第如我者何敢自比餘人哉只杜門結舌而無所與是今日所宜也惟是　國憂甚殷不但用老而已默觀諸意則惟逸樂是尚豈非燕雀之巢幕耶令與若干諸友同在喉司何不盡誠竭力逐日請對以求圖囘之術耶

又　丁未六月

鄙家禍故洊疊至此哭姊未久又遭賤女之夭且自前月身病危劇李擇之來時猶謂久當痊可矣今旣經月而尚此委頓竊自思念周甲之年已非不足兼且人非旣極罪責宜隨一朝如得甘寢則誠爲省事

此外更無餘念也只老先生遺文尚未校正亦無人可以分付者此甚耿耿耳吾人既被峻斥而復蒙收復未知於私義如何耶既不免出膺 聖恩則唯當盡心竭力不可以暫蹶而有懲也如其不能則須用十分死力辦一退字至佳至佳此一字古不須言而今日如李幼能洪子晦尹尚書亦不以爲難豈彼能之而此獨不能耶是可歎也日者與某人往復朱夫子亦嘗有如此者然追思甚可悔矣今日諸賢之責只勸丫洞晦迹鄉里勿入城市恐爲急務耳

又 戊申二月

相聞久曠戀思彌切今茲遠書實慰此情此去臘復

患前症當初自謂無幸矣今得少歇然終始春寒之難久耳時危如許將不知所稅令之所處雖甚不便然其視逼側於衆趨之衝則可謂坦途矣只牛羊之死立而視之終無義意反諸其人自是道理只令人以辭官必得爲恠事自古人觀之此眞恠事爾竹丈之困愈往愈甚奈何奈何重叔自盡其職然其爲憂則無比矣未有相見之期幸望隨事盡心少裨時事如何每一仰念心肝若墜

又 戊申五月

相念之懷老去愈深卽奉遠書如對面語慰慰何可勝言此漢所遭可謂悶迫然斷置己久少無首鼠兩

端之勞矣只久未蒙遞上下撕捱此不敢安耳尊叔李丈醜莫甚焉豈料師門汚衊乃至此耶痛歎痛歎昨聞白江日記有分明可考者云信否載仲諸人必不如金鄭之迷藏此可爲清脫之助耶有人自西來說道有餓殍云諸處設賑如此備至而猶不得免焉則豈猶有所不誠者耶此間專委下吏者則亦有徒費而實惠不究者矣栗老所稱曹南冥語眞格言也道有流亡猶愧俸錢況不止於流亡耶今之從政者可謂誤用其心矣李大諫所指圻邑之私輸未知指何人耶人情不甚相遠而乃有此等人可謂寒心矣

又 戊申十二月

昨日雪晴雲散正是別離意象也卽奉來書殊慰客懷甚荷甚荷昨日承旨之口宣只申再昨之 諭蓋曰固知卿之不安於是職而回顧朝廷無與共事者故不得已而有是拜然終若以此而歸則豈無變通之道乎須還入舊處則可得從容商處耳承旨因問如改職名則可回遐心耶欲以回 奏答以如此則是上下相質之道也何敢如是云云矣大槩承旨所宣甚多而不能細報耳

又 戊申十二月

一書纔付疏便矣來札先至忻寫忻寫 聖主虛佇固已竊量而難進之意益甚豈年老氣衰而然耶然

去就之決當在於　批下之日矣去就間略欲相待
須預思凡百而時見告如何如何

又 戊申十二月

昨書謹悉昨早入謝有留待之　命而出送酒饌因
入診同入則　上候殊未寧　玉音屢屢故不得從
容酬酢矣大槩賤臣以爲臣之所學迂濶而自　上
若以爲迂濶則不若因許其歸也　上教以爲豈以
爲迂濶耶前日未嘗從容商量殊媿不敏也云云矣

又 己酉正月

旅思無聊日望來話玆得手字慰荷無已所患果如
所慮則納符體例問於政院似可矣然戶判副學諸

公曰僉會議凡百而有此淹滯似沮人意如何如何比者別無舉措只論 供上等數件變通事便被相位齟齬而以 上意堅定故不至壞敗然戶判之意則殊不安耳禮判南行果是設倉事也紆民怨一欵恨其不早也然此等事每被後官怒其不留以爲己資造言興謗故例爲前人嫌苦之事矣今所代豈不知今意而相疑耶此則似不然矣乞歸之劄略有曲折當俟日後耳

又

比見金尚書頗欲同心循國今南行可知也恐不必更起前事復令彼不安却立也鄙見如此未知如何

鄙見亦不固守矣戶判曾言既變 御供謬弊則付
之廚院事體當然而恐有抑買之弊見行湖西所供
令內婢買進時無弊端將依此爲之耶愚謂大節目
尚未決此則已決後商量未晩也戶判亦唯唯而去
不料不悅者執此以咎戶判令戶判忸縮不安極用
惟駭也大抵今日 御供變通內自內人宦寺外至
士夫之狃於貢物主人者莫不以爲切迫利害煽動
浮言以撓 聖心聖心與初頓變只欲去小少不緊
者如此則無甚利益矣不如不變之爲愈也自有變
通之議其兄不欲參涉於其間此則明悟之致也惟
戶判昆仲豈不明悟而不顧多口以身擔當心常嘉

尚矣正平入來首議量事今令又如此則其爲害事
不細矣幸毋與他人是非而只與渠從容商度如何
大抵人有任事者雖不能相助不爲相沮則任事者
可盡其所藴矣某兄雖不欲叅涉而亦無沮撓之言
是眞解事處也除是如愚者不量己力妄論時事則
明於利害者無不却立而惟戶判兄弟悉心見助矣
昨見戶判則己自沮敗更無擔當意思故愚亦自悔
其來從昨日堅定歸計此後則頭是畔非非愚之所
如也不料人心世道之至此也近見下僚中唯趙昌
期洪茂頗持士夫心如相見幸詢事端如何○踵遣
下人幸示可否理到之言何敢不從也昨蓬山君來

說外議極爲我憂之愚雖至瞢於事理豈不知去就之道耶實可笑也

又 庚戌十月

今事雖在他人尚不勝代怖況身親當着者乎雖曰彼漢病狂不足驚動而與晉陽之甲之說不干於呂申公而只以美鬚疑於孫莘老而橫被罪罔則今日題目視晉陽奚翅萬萬哉以故至今寢驚只願無聽也如今所遭自常情言之豈非光榮之至者而以愚見之則可謂憂無疆也自古以此善出場者無多除非義理充足於中矣富貴不以嬰其心則雖有覆敗之患而在我無損矣彼嬰蚡之厮殺誠非所顧而賈

雖下悲脘

郭之並馳亦豈 國家之福哉竊聞外議已有云云者竊恐爲執事謀者之或失於思慮也愚從此益自牢關萬念俱灰而惟侯芭之意老益耿耿恐有一毫追玷之及敢此縷縷未知左右者以爲如何也

又 庚戌十月

兒子歸有復書其蒙登徹否妄言雖可罪然地禁勢重之後雖欲開一言而不可得執事亦欲聞而不可得矣玆以一事託君平此雖哀懇而朱子所謂私而公者倘庶幾焉雖見哀亦命也奈何奈何手鑑因營便或淸邸見授至仰至仰

又 辛亥八月

病裏情懷尤覺憧憧玆於竹褫承拜垂書此心傾瀉有似沉痾之頓减也此眛於將攝病此難醫之疾中間萬無一幸之望自謂虛生天地間孤負師門期待之意此難瞑目而又老先生遺稿未能修整而又無付託者殆無以報愼齋丁寧之心此心蘊結病加一倍今病雖云少歇而陰陽之界尚未判只得靜俟而已 天恩罔極大醫遠來病懷易感不勝涕零聞重叔有貞禁行庶得握敘佇企佇企所欲言者何限而臥草只此

又 癸丑五月

即者清州下吏褫到今月初五日復書並悉別紙所

諭甚慰馳溯之懷此入夏病加自知難久於世也某
說當初固疑其出於妬媢然脩文語人以爲某謂我
與守禦公同受蔚賂云云此言極可驚訝大抵在我
之道只合有聞則無論虛實以相告矣聽者亦只須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須如是紛紛使於節上生節
也除是旱虐復如此孑遺之民呼號田野事勢之極
恐無復加於此者然當事者豈可拱手而只委之於
無可奈何之地哉陸張於崖山平章尚有存亡之意
今日視彼則尚有間矣朱子所謂宣布德意寬其流
移餓殍之憂息其無聊妄作之念者實今日之要道
也以私事言之老先生宗事敗破如此則只在主盟

之人讀書謹行期以無忝而已而曾陪太諫丈則以
爲未如之何若只如此則更無所望矣今日加勉其
安坐齋室湊泊此心日近書冊則以渠才姿何渠不
若人哉每讀朱子說及劉平父媿罪之心自切于中
也況其血氣未定之時而入門無人其投足左右便
分惠路其可憂寧有極哉此實台座與大諫丈之責
也中心耿耿不免說及並諒之參連李生喜朝問藥
以送此二者爲主材無可得蒙此優惠甚以爲幸

又 癸丑十一月

前復想已登徹矣爾後三四日賤疾一切無減而又
時有翻胃之症似非回春之兆奈何奈何前懇或已

周旋否日望其下報耳栗谷先生年譜昔年承愼齋先生教命編次入刊矣今因朴進善和叔考示知其疎漏舛差殊多故今與尹執義子仁更加叅訂以送於和叔俾成新件而第慮和叔難於抄寫及無冊子幸台鑒亟作一卷空冊且差寫手以就和叔處隨其指揮而寫出如何如何今世此事非執事孰與相議哉

又 乙卯正月

昨到配地獰風砭骨然如旅得歸矣只泄疾轉甚不知所爲也記昔老先生年踰八十之後雖如小子之陋劣者逢便則必手字下問至於愼老則尤於人事

置水不漏矣今世則未見有此事豈小學所謂前輩多周詳後輩多闕略者耶今爲此言不無意思存焉時因北風惠以德音如何○竊聞黃生投疏遠謫然否罪人加律之議如何嶺疏何日當入云耶松禾儒生金華望自前冬從學於山中因徒步隨行得其扶持之力多渠念其老親有一書貽去幸圖傳去之路如何顧恤黃生之義亦言於可言處否

又 乙卯三月

今日因高原宰之罷歸者拜一書仍及語類事矣卽得李周書則以其家所藏已付于來此之便云早晚當到矣李直長處勿以此相言如何病中無眠每念

王室不勝憂歎彼得罪於君而怨尤恨咎者誠何心哉新增玫事撮要極欲考閱幸付高原便至望至望

又乙卯六月

此中其高三丈北偏接簷東南稍未接前庭僅可一竿餘而竹笆四重其外又以棘籠之例置後門不置前有小板牖僅通飲食其人必受重賞而從入數輩皆喘喘有欲死之狀矣聞此便是眼前使者而意欲知此中事故略及之雲路所刊參同契及救瞎藥餌欲得之○賤疾明是土疾問於可問處而亟以見示如何若付此姜吏則可因興海便傳來矣不易則爲走花山邸人耶

又 乙卯八月

尙保殘命 聖恩罔極餘不須問也石室先生可謂有孫而只晦翁所謂嶺海之間不落莫者不幸近之矣三桠十頴甚荷甚荷○某漢不見其原疏而其大槩以爲其父以論禮見惡於某而抉軻云云其大意如此矣其時實有剝正薦剡而使死於賊伍者則宜有出而自當之義故前日略及之矣

又 乙卯十月

他不敢煩騷屑此極可歎或人別紙如此幸商示如何其所引抱柱恐不着彼守女子之信而滅身者今則有 君命在何敢頭步違也火雖延燒愚意則以

爲不敢避也除是腹痛甚苦藥無見效若死於無事之前則極是便宜而孫兒輩猶以醫藥遑遑情理則然而不知此心者也

又 別紙 乙卯十二月

從鄭震伯死者姜吏孝元之子與孫 先王朝出內奴二口以贖而良之矣其第二孫名承碩愚方取而教之矣今夏校龥覽於沙塢時承碩隨行連山諸人見之而謂自 上旣贖其父與兄則此兒之贖自大林爲之似好矣旣已收聚若干物云矣即見柳太將從兄燀然書則極力周旋已蒙諾於厥主而其價二十金云諸生萬無辦備之路未知何以爲之台亦出

助而於可助處勸之如何此事雖小亦扶世道之一事而議論出於連尤善尤善

又 丙辰十月

病日益苦而藥物頓乏可能相濟耶以此垂盡之喘寧有苟延之意只未盡之前痛楚不可堪然聞者必大笑之矣別告重叔故朴仲久之胤名鐸者有志於學眞畏友也前月來見爲說沙溪老先生子孫如某氏其貧窶甚好而果於自棄使老先生之道不傳於家庭甚可惜也如三陟亦然也此說甚可警省吾儕忝在門人之列既負教育之恩又未嘗以一言奉規如朴君之言矣今聞此說媿恧皇恐自知其罪殆無

以自容也竊聞重叔看書不已等是看書胡不郷移
博雜之工力日讀老先生所嘗從事之書耶曾未嘗
一言而又不以人之爲言者相告則其罪尤大故敢
此容喙幸有以見諒也朴君性甚强緊曾就朴和叔
以爲無足學而歸盖其一以聖人律人故雖和叔亦
不滿其意此雖病其執滯而其有益於人則大矣相
守一旬之間其見警益深矣

又 別紙 辛酉六月

朱先生先墓在新安府故先生雖生長居住皆於閩
中而每稱新安朱某或稱吳郡朱某丹陽朱某吳與
丹陽皆新安舊地故也雖蹔至新安稱還鄉里云君

子之重其丘墓之鄉也如是矣今懷德鄉人方修鄉案以貞良之有先墓荆江之有閔氏祖墳也欲書台兄弟姓名及左相兄弟而不敢擅輒欲因我以禀而鄙意則以爲此不須禀故直書之而謹此告知耳

又壬戌七月

音徽阻濶思想常懸忽於非意下狀來到欣瀉不容言賤疾日就無可爲之地然虛耗農夫之穀亦已久矣一日早歸亦一日道理也輯覽書自謂費盡十分精力而每校每有遺憾然如是等待恐仍成千古恨切欲從速入刋以惠後生其未盡者又以竢後世之子雲堯夫也曾以淨寫刋本奉禀於竹洞丈矣久未

見報豈以爲畤不可耶抑或　王務無暇而然耶此
丈責任漸隆將何以出場憂心耿耿不敢效餘人修
進慶儀也三山之赴固知輿議如此矣其相與規助
何待見諭耶第恐規助未必當理而其相信又未可
保耳泰子當初大臣並論於老先生後人則皇駭甚
矣早晩除拜切擬乃翁陳疏乞免矣幸而執法之論
有所指斥則不無可執之言而在渠之道又養口體
不如養志故渠決定不赴該曹若知其如此而從速
處置則幸矣

又甲子五月

前書登照否兒病或有回春之勢賤疾亦可自力則

聖母練日或云不可不入朝此說如何萬目睽睽之中黽勉出入極非所欲而且以妄引栗老混並於其父之汚衊士論極其憤懟若以此時或有陳疏之擧則在我極有嫌礙此亦不可不慮者也最是頹輩白地造言陷人於不測甚怕甚怕凡此事宜幸須商教至望至望數日後當有歸便台意若如後說則切欲陳章遄發更乞亟與相報千萬千萬

又 乙丑正月

新正承書恭審侍履泰亨區區賛賀不能自已輯覽圖其付籤處悉加釐正已付之湖營如已分板則渠雖遞去或可收殺也釐正時草本依納大抵此事如

待一毫無憾則無有了期而刻事漸遲故不俟更稟
而遂付矣打愚大樸直二羽之破敗恐祟於此也然
豈止於此而已如我者常如頭粘頸上矣晦翁嘗歎
以爲詆訾之言上及淵源正此之謂也前所謂鄉里
紛紛沃川報恩儒生發文欲聲某罪而其中多有觀
望者以致自中鬪鬩事難成而只取笑侮故愚嘗勉
其停止而或以爲千萬人吾往未知結末終如何耳
此身已入深山析分正非所恤而每念聖人嘗我父
母國之訓未嘗不愴傷也某相誠强人意其病源誠
可念也金領府許有所商確必以轉聞也

又 乙丑七月

遺稿幾盡校讐今倩禮吏於本縣而送納其付籤處須入思取捨也語録亦垂畢續當呈稟矣此最緊要而精力衰耗七忘八遺不成次第可悶大抵此事遲緩已甚及有 成命後又復遷就昔朱夫子以不能修正南軒稿爲恨曰是某之罪也況今日則非當如何也度公修正周子書雖買賣鄙細無所遺漏今玆隻字皆當收録而又記朱子於魏艮齋墓表畏淵覰而其大者亦不録時義然也然則今日去取宜有斟酌也稿之首尾宜有序跋而非徒病且無暇以無疇孫不衛商量可歎

又 乙丑八月

私家不幸月初孀女奄忽於目前元無定力悲傷過甚只存形骸而已奈何奈何老先生遺稿非不致精讐校而衰鈍此極已歎老牛之鞭矣復此哀疚愈不可言而時日漸遲故不得已捲束呈納其近思釋疑最關後學而益如掃塵幸須更加考訂如何故和元本以納耳序文自看尤不滿意並行修潤幸甚投進文字仍附辨理之義而哭泣之餘胡亂草定須與疇孫徃復刪添使二哥寫染使疇孫呈院如何文谷若附跋語並得太學士語則似為完備並財處也

又 乙丑八月

遺稿幾日而到喪病相仍校役遲滯春集刊後尚未

進御此則此漢之罪也惟疏辭不可不詳審吾意尹拯一欵刪去無招詬辱似宜疇錫一欵事體稀濶然始初生意實由於老先生之教而草疏時頓忘之甚矣精神之衰敗也大抵此疏須十分商量毋授人以疵至可吾則更無精力可以及此昨日略到衰次幾不能起發矣○臣因進此稿而切有冒萬死祈懇焉臣師嘗誦程子做官奪人志之訓而曰後世用人不俟鍜鍊故無成材門人宋浚吉早年通籍而其妻父叅賛臣鄭經世勸之來仕先師移書責之曰公正夫子所謂賊夫人之子浚吉遂不敢行此入於向所謂孫息疇錫之上而臣又有所冒萬死祈懇者十字刪

去今聞季周亦爲金井有所祈請然則不至新創矣

又 乙丑九月

續拜埀書足當面晤何幸何幸此中以葬埋一事悲撓之中又不無不平者豈亦生病而將死也耶自省所處亦不無失當雖悔而不可及别紙下詢謹一一籤報矣此後如復有更商量者直加删潤以從闕疑闕殆之道幸甚餘客滿内外不能備悉可歎

别紙

引見問對○曾見本草多有先祖手筆似是因汪書所記添改而爲之者也以其發端及結語可知其不專出於汪書日記也似不當爲附録移置於

本稿之末而語錄次之附錄又次之如何

依示爲之

詩○旣非留意以爲之者且其數止於三首不可只以此分卷又不可合錄於雜著中雖隻字不可去而實無可以排置之處何以則得當耶

伊川詩只三首故不爲別編而只入於雜著末端依此爲之似不爲無據矣

金巘語錄○語錄云者乃師席所口授而弟子記之者也此所錄則異於是乃先祖以文字答其問目者也朱書亦多有如此者今亦移置於本藁書牘類如何

依示當矣

黄崗先祖家狀跋文○竊見先生之辭拈出救三尹一事意固有在而小子之謬見有所不然者李銖獄事實是大是非所在世良至寃痛也則銖事之非實較然矣銖旣如此則三尹之無罪可知矣以海原海平之材器文學一時之望而無辜陷於大僇則以吾先祖而在言地恐違時輩之意不爲之辨白其可乎哉栗谷所執則固可謂加於先祖一等而先祖之耿特直截無少依違亦豈非居臺閣論是非者之軌則乎而乃可以謂美玉之瑕也卽若果瑕也則恐不當明言備載於家狀中不可

諉以心公筆直且曾祖本意似不如此松江行録一段有曰栗谷保合之計終不能成而公言一一符驗人服公之先見以此推之則可見曾祖所述家狀本意之不如此也此外䟦文中一一皆收録美惡自見等語亦似未安幸望更加思量如何至於後孫之追録人家碑碣固有此例而至於行狀則恐不必如是雖或如是亦當移録於曾祖行狀之後此家狀則似無庸追補矣愚見如右故䟦文不得一併淨寫姑待回教耳

來意皆是更在商處而已美惡攺以是非如何盖當時黨論至此而决裂頓甚故栗谷歎惜益深恐並行

而不悖也

又別紙 丙寅

栗谷先生外别兩集刊行於世矣當初愚與和叔相議略有凡例矣其後愚則一意於大全劄疑不暇及他和叔亦不復往復而編摩遽成其功不細矣然入梓行世則似爲太早而未及挽止是可恨也頃嘗求見别集則和叔㫰以印本送來其可商量處甚多決不可遽以示人矣其中朴舜卿語録雖是親聞於先生者而記録之際多失本旨或不分明爲害不細甚可慮也然人之積其誠意而所就者多所點黥有所未安此實處之甚難矣愚意欲奉執事詳加考訂使

渠取捨改正似好而第曾見此公斬於捨己與人商量十不從七八是可慮也鄙意別欲精加校訂以爲定本而藏之以待後世幸望執事昆仲從速下工如何所係甚不細故敢告耳且其跋文不著年月其意難曉時輩若以此書爲出於洪憲落髮疏後則必以其所載老先生雖不變形之語爲此漢追後僞作者云爾盖豆村之言以爲舊果有是語則吾豈有不聞之理哉云云此豈不爲亂言者之嚆矢耶須託和叔所親從實書其年月如何且聞其板本藏在李綖處須戒綖也切勿許人印出可也

又 丙寅八月

豆上入後云爲未知如何渠以爲憂在鄉時大言罵詈以爲某只責吾輩之陷人而不責見陷之人是大不公也渠不知愚於見陷人益切切也比來因病久檢閱栗谷別集極有不可不刪去者如成尹數欵也此等若載於牛溪別集則猶或可也决不可附於此以助一畨人邪說也且見其付籤語則欲載俚傳雜說以證東游時事夫東游時事已具於老先生自訟之疏何必畫蛇着足以資煩言耶又大全拾遺可刪者十居六七至於見於大全者亦且載錄絶不知其意如何如延平問答參同契註解別爲刊行者皆行刊削此須通於渠而入 啓變通也當初見其聰明

博洽輒倩其手要成此二書矣今乃荒雜如此是不知朱子所戒許多鬪靡爲人之訓也大抵此別集所關不細幸須着緊理會如何○竊聞城也密結非類以爲黨援信然則可怕察之如何憂端如許奈何奈何

與金重叔 萬重 己酉十二月

緬惟仕學相資有日新之功切不勝馳想之懷也此精力日耗而耽書之習未已心地紛撓一向外馳未如此於己分有何益哉時一自笑耳比得龍龕手鑑一秩此於字學爲甚要第多缺板玉堂講院有此書可令下吏孜寫以投俾得補塡耶深企深企餘逼歲

增慶

又 庚戌八月

此欲代潛瀜相礴以出爾反爾之語也曩時一番前輩以方叔公而獲免亦以方叔公而帶累以前輩言之則願逢方叔公耶其不願耶自方叔言不應願之也願不願姑置不論而只願金盤之不在室也前日杜註之諭謹悉然終不能釋然盖螻蟻輩之輩字不着於自己且既自許稷契則何難於大鯨之自喻耶其下所謂獨耻事干謁者是一串意也又其下所謂忍爲塵埃没者又自咎其後不能充大鯨之志而已也至於其上所謂廊廟具云者則欲以自咎不能遂

江海志而已非謂時人皆是廊廟具也此詩自首句
至終媿巢與由實皆自揚自抑以見志大迹奇之實
若如註說則非但失其下字本意亦失其反覆曲折
故愚於此每誦晦翁離騷說以爲使原之壹欝而不
得用於當年又聹眛而不見白於後世者可並案也
然亦何敢自信也若更以見教則雖如此不緊文義
亦可有究竟處矣退溪發明終若覓示則何幸何幸
聞會斯公有鄰侯癖云問於此公如何

又 壬子五月

日者挽不能留此豈別離時耶玆者遠荷問書實慰
戀思近事置之勿復道也成先生神主雖云神主而

只是標記而已實非神主而又數百年後旋得旋埋有所不忍故曾報諸生以姑安於舊宅以俟論議之定非欲其百歲不遷如來諭之云也大抵還埋之說自是正論故愚每語人以此說終得見行云矣五賢神主之埋安分明如是耶靜菴之不祧愚嘗從趙永平渭叟詳之

又 癸丑九月

譯院之奉殊甚悵悵今此書來備悉多少示諭何慰如之今事皇恐何極然晦翁嘗曰一出而遭林黃中再出而遭唐仲友今日又遭吳禹圭今竊自詑平生讀晦翁書一毫無肖似只此偶與之同光華極矣此

可發一大笑也才治疏本不能十一

又 壬戌正月

地主傳到前月十五日所遣書示諭諸說皆是臨事愼重之意不勝敬服當初承命惶恐要以疾速應奉爲義草率卒業雖知疵纇之多而所恃者玉堂諸賢更與和叔往復商訂也事乃不然則日夕悚惕不能自已矣始蒙溫公少游兩條之示極用欣幸今又示多少別錄尤慰所望奉報諸條之外又以曾所不滿者一一錄稟幸須更加財處如何如何盖惟執事性質安靜絶無躁擾之病故其於文字覷破如此如不以看理之煩爲嫌則凡有所疑續當仰質耳

別紙

宋徽宗政和五年阿骨打稱帝時謂金色白完顔色尙白於是國號金右出續綱目

初虜入中國問何姓最大中原人答以王姓最大虜人呼王爲完顔遂姓完顔右出語類

按阿骨打未入中國之時已有完顔之稱則與語類不同莫知其說

厫此字出於朱子大全而偏考韻書無見示之幸甚似是倉庫之類果然否

明道欲使諸公用熈豐執政之人與之共事令變熈豐之法或他日事翻則其罪不獨在我他正是要使術然亦拙謀諺所謂掩目捕雀我却不見雀不知雀

却看見我伱欲以此術制他不知他之術更高伱在
所以後來溫公留章子厚欲與之共變新法卒至簾
前悖詈得罪而去章忿叫曰他日不能陪相公喫劍
得便至如此無可平之理盡是拙謀某嘗說今世之
士所謂巧者是大拙無有能以巧而濟者都是枉了
空費心力只有一箇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
也右出語類

按先生往復書札以程子此事爲至誠惻怛公平
廣大之心而今於語類所論如此將何所適從耶
且愚每嘗有疑於此者明道之意若曰吾之誠意
力量足以感動小人云爾則可乃曰元豐大臣皆

嗜利之人可使自攺其法云云此則因人利心而
濟事也其視孟子不肯枉尺直尋之義竟何如也
豈當時門人記録失其本意耶
見教家禮輯覽至忌祭条有云程氏祠先凡例祖考
忌日則祭祖考及祖妣祖妣忌日則祭祖妣不及祖
考餘位忌日祭同云云昔年徧考二程書無有所謂
祠先凡例者門人問答亦無見焉故文敬公修整備
要也愚白去此一段矣近日又更攷閱程書而亦不
見焉未知或見於文獻通考耶晦齋亦引程氏並祭
之說此必有出處矣若然則前日去之於備要者妄
甚今將何以處之欲攷文獻書而此無有處幸須攷

示也

又 乙丑三月

褫中承拜問書此實新年第一喜事信後已有日子緬惟侍下並納祥慶衆增頌詠此八袠大年居然而至没泥曳尾眞上蓮葉此豈夢寐所到哉亦可謂萬事無不有也附參珎荷無已一生讀晦翁書無一毫近似而今脉醫之命此二種適符於當日所用是亦榮幸矣誰謂病則不須學聖人也好笑 奏御遺稿何時 啓下也時事不可知入梓正不可緩也

又 丙寅正月

惟玆近寒台候神相瞻溽區區此大病之餘僅保無

死此外無可言者大全拾遺　啓下之後其刊行之意如何歸屬疇孫得其謄本一件以示令入山裹與致道遍讀一過極有合商量者殊多決不可以其初本入梓謹以付籤於逐条之上而亦有一書於和叔議其刪定若相聽從則其所存當十之三四矣須拆見和叔書從長財處如何大抵已見於語類家禮年譜等書不必更存於此其餘延平答問參同契解童蒙須知別爲刊行者亦不必更見於此如訓蒙詩數百篇决知其非先生所作而出於贋述者疑皆可入於刪類此外可存者更考翰墨彙文諸書絕無訛舛然後登梓則庶不誤後學矣嘗記老先生於異書得

朱子文字則寶愛之不啻如拱璧矣此豈非後人之所當致力者耶餘詳在玄石書不復縷縷

又 丁卯六月

今三月十六日所錄說話送呈覽後遍示一家諸少也卽因君平口說審得墓地已定日月亦有時愴滯之餘亦深慰幸第不無遮攔之端想已了當否遺稿曾與泰哥商量兒子終若赴任則當與指授委折矣進時或能道達其略也此事未及於伯氏無恙時每一念至尤覺涕零也兒子不無趑趄者以與君平一並除講也當仁不讓於師者豈謂是哉雖已經兩邑之辭尚有未安在矣幸加財敎千萬之望竊有所告

伯氏在時公私凡百台則推委而處謙矣今則更誰推委更望硬着脊梁以自擔荷然後可庶幾矣私家紊亂尤不可任他也私心痛切敢此傾倒統惟恕諒

又 丁卯七月

書成後褫聞驪陽之訃此奚啻驚怛而已未知此何運氣慄然危怖也復書一倍愴然益覺病懷之作惡也遺稿改刊免付他手誠如來諭　批辭代以夾註固知其未安而出於不得已也今既全改一卷則何用此例　批辭盡沒之誠爲未安而盡存之亦非所宜此則只擇其不可不存者存之如何此在高明裁處而已不須更費往復愈爲遷就也至於　啓辭奏

草狀啓則來示亦有古例如是無妨而如鄙稟恐亦無妨也低一字凡例之從違亦然矣大抵此事啓下已久而印本 進御杳然無期實爲未安淨本之來惟日望之耳謝桓之諭令人發一大笑然彼時則馬運有可延之數故桓果死矣今則此數方蹇五湖長尤可怕也此一病支離漸覺難支回顧許多年歲竟成何事朱先生所謂孤負此翁者卽今日情境也

又 丁卯八月

風土不甚惡此非可慮堂闈奉侍守甫諸人不一而足矣大抵天之玉成實不偶然也晦翁謂伊川易傳得涪州氣力誠哉願毋分陰怠忽也至祝至祝溪上

門墻旣索然每自罪訟以爲眞負於父師矣所望於吾人者誠不淺也

又 戊辰十二月

反面可喜此後事遺稿 進御最急在南時欲言於湖伯而不敢也須有以謦欬之如何此外則續集又不可少遲編摩時本草須以示外人如何人言固帷而其源起於起處可怕可怕此竟失䨇孫日夜呼哭疾病層生只以悲不幾時自慰耳江灘退歸已有定計留疏措語幸望示及也玆令姪子面禀耳